

■新作聚焦

何向阳诗集《刹那》： 召唤柔韧而坚定的诗歌力量

□郑祖龙

《刹那》是何向阳继《青衿》《锦瑟》后的第三部诗集,收录108首短诗和35幅摄影作品,记载着何向阳在一段生命特殊时期内对生与死的思索。何向阳说:“我从未在一部作品中这样直接、开放、断然,从未这样从身体到心灵到灵魂全然打开,释放本心。这部以断面呈现的诗集之于我个人的价值超出一切文字,这可能也是生命的隐喻。”面对母亲的离世,父亲与自身病痛加身的生命晦暗时刻,诗成为了诗人记载思索,排解愁绪,振奋士气的方式——“当生命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时,你所能使用的应对可能只是诗。”

于是在《刹那》中,何向阳作为诗人的主体形象极为突出,内心情绪的变幻流动呈现在短句短章的表达之中。“我”时而静心修行,“面水而坐/鹑然不语”,时而愤懑苦痛,“愤怒的火/将胸臆灼热/打铁/铸剑/黑衣人/在闪电下高歌”。情绪震荡间,来自生活的病痛与焦虑闪现于诗歌的暗面,构造了个人的精神截面。诗集中大部分诗篇虽由断句构成,并未形成复杂的结构,但蕴藏的内在能量不可小觑:“我喜欢在宁静的夜里/听远处仍在路上的隆隆雷鸣”“一个觉醒站在山顶/风的力量不能将她移动”,雷鸣声隐隐浮现在断句外,给予何向阳“病痛中的一种引体向上的力量”。

短诗的形式难以支撑诗人的复杂思考建构或情感流变,却便于表达情绪与温度。在《刹那》的诸多短诗中,“刹那”间的感悟演化为种种图案、动作、心境的勾勒与速写,这些带有不同情绪与温度的短诗交汇营造出诗集的复杂肌理,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中与之相似的整体与连通感。例如,许多短诗围绕自我对病痛的抵抗历程展开,简朴的诗句下常常隐藏着张力:“我日夜躺在这里/看月亮如何从圆满变成了一半”,病床上对月亮的观察伴随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何向阳有意回避书写病床上的无聊与痛苦,试图在“疾病王国”中寻找诗性。随之连读或对读会发现,诗集还出现了这样一些诗句:“给我胸中之血/给我暮中之光”“一条路的尽头/另一条路缓缓开端”“一个修行的人在林中缓缓前行”“把玫瑰写在额上/你就能在地狱

中穿行”……病床上的细致观察,向神明呕心沥血的祈求语调,修行者的漫漫长途,诗句逻辑演变如意识流的跳动,精神的审视与场景形象塑造并行齐出。对现实凝重与苦痛的抗衡抽象化作“修行”的诗境,保持平和心态的诗人逐渐发现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内在探寻之路,得以直面命运,获得重生,诗句也被赋予了冲淡而隐忍的力量:“我独步银河/为的是溅起星星,照亮这段最暗的旅程”。

伴随着诗人修身养性的主体形象建立的同时,诗行中也反复闪现着一个“你”。作为第二人称代词,“你”指向潜在的诉说对象,诗人通过“你”与自我和诗歌沟通,于是在《刹那》中,自我与诗歌的关系出现了奇妙的叠合。

“你”在诗中反复变更着身份与位置。有时,“你”直接指向具体的人,如“原谅我不能身随你去/只能把这一行行文字/沉入海底/陪你长眠”,对母亲的诉说伴随着关于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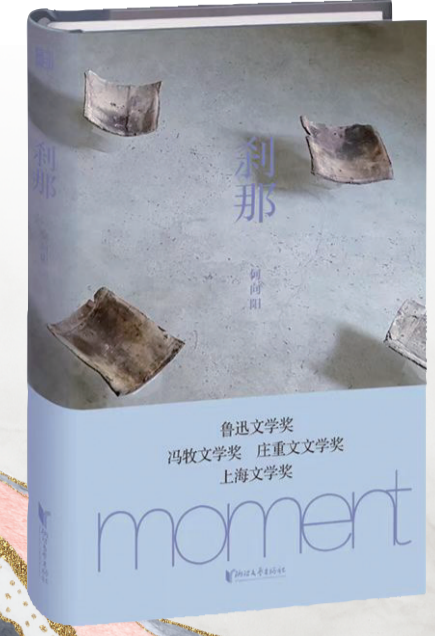
的思考;有时“你”指向创作的终极目标——对诗之精粹的追寻:“我已经写了那么多/但还没有写出/你”“火中之焰/石中之玉/诗中你”,“你”是石中玉般具有核心与精华性质的诗歌结晶;而有时,“你”是一个带有启示气息的神秘身影:“我只要一顶花园/一个你/坐在对面”“你连续三天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三天仍没有最后的答案”。隐约可见诗集贯穿着一个神圣的或许也是诗歌本体的形象,它在精神世界的“花园”中与万物叠合,骤然获得超人力量,这一“诗歌之神”不断质问诗人自我,使她陷入怀疑与犹豫,并开启自我反思与自我诊治:“你若信神/神必会为你降临”“你就是你所创造的宇宙”“你之今日所思/即你昨日所思/你之今日所思/即你明日所思”。在一系列对“你”的求索追问中,自我完成了生命的确证,个体精神力量得以加强,于是诗集后半部分中“你”强大的意志力量逐渐隐退,诗意、自然、自我与“你”交替出现于诗中,点染出万物繁盛的自然场景,病痛痕迹无影无踪:“你在我耳边说的那些温暖的话/一如原野上盛开的轻盈的花”“你温暖的句子如一匹白马/带我去的地方/万物葳蕤/水草丰盛”“停在半路的雨/海面微雾/山坡漫

当诗人在诗的光芒下 脱离现实漆黑茫然的隧道, 那些有关病痛与挣扎的经验 随着散落的诗稿在乡间 庭院渐渐褪去,“安详宁馨” 的日常生活气息喷涌而出——这是柔韧而坚定的诗 歌力量,它超越了个体经验 中的伤病、哀痛,而通往人 类生命中永恒而弥新的爱。

步的薄雾/田野中疾走的/你”,同样是对山水的描绘勾勒,诗集最后的意境和开篇“群山如黛/暮色苍茫”“暮色渐暗/夜已露出它狰狞的面容”相比而言终归安宁。“你”(或许便是诗)见证参与诗人由迷茫痛苦与自我缠斗到平和有爱的艰难精神历程。

作为一本图文诗集,《刹那》中的摄影作品与诗作互文,注重构图的光影与线条——斑驳曲折的水中波纹、高楼的水面倒影、树枝搭建的复杂图景与碎石横生的重力感构成了别有洞天的微观世界。摄影作品的无人之境指涉着何向阳对自然的细腻洞察与爱意,她是诗作中对水静坐的修行者,融入自然的同时将个体的爱逐渐转化为一种博大力量。何向阳赞同希尼的观点:诗必然要超越自我质疑、探索与诊治的阶段,转化为一种“公共资源”,为进行转换,“感情,尤其是爱,是诗歌的伟大动力和源泉”。《刹那》中的短诗与摄影作品的情感波动最终指向爱的力量——“再低一点/低到最低的尘埃/听那孱弱而坚定的声音/说:爱”。

诗人米沃什曾指出:“意识到二十世纪诗歌见证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存在着严重



混乱,这本身也许是自我治疗的第一步。”他试图反拨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面对现实恐慌而日益混乱与复杂的趋势,诗歌回应现实为什么一定要以复杂含混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简洁明快的直抒其劲力?某种意义上,《刹那》便通过短诗展现了诗歌最直接的救赎、净化作用与生命力量,“一行行几乎不曾细想而是纷至沓来的句子,如长长隧道的一束束亮光,让我看到的不仅是隧道中长的暗的现实,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明媚的召唤。”写下短章短句的“刹那”帮助诗人在黑夜中点亮一道光源,或许更是打开有关诗与个体如何相互砥砺,如何由文学通向生命,通向爱的一扇窗。“喂,这一切安详宁馨/带皮的土豆/紫色的洋葱/西红柿的牛乳在炉上沸腾/昨夜的诗稿散落于/乡间庭院里/长凳”。当诗人在诗的光芒下脱离现实漆黑茫然的隧道,那些有关病痛与挣扎的经验随着散落的诗稿在乡间庭院渐渐褪去,“安详宁馨”的日常生活气息喷涌而出——这是柔韧而坚定的诗歌力量,它超越了个体经验中的伤病、哀痛,而通往人类生命中永恒而弥新的爱。

■第一感受

“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

——读邹世奇小说集《无穷之夏》 □张莉

邹世奇是新晋小说作者,来自江苏南京。她的小说处女作《犹恐相逢是梦中》发表在《边疆文学》2018年第4期上,据说是她近年学位论文完成之际写就。小说集《无穷之夏》收录了她此前创作的11部短篇小说,除了前两篇小说《雕栏玉砌应犹在》《犹恐相逢是梦中》关于古代生活,其他9部作品都是关于当下女性的日常生活,整体而言,小说集的主人公职业是中学女教师。这意味着小说集内在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从基层女教师的困扰、疼痛、迷茫,勾勒我们时代普通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轨迹。

读这些作品,会首先想到这位作家的文学素养,从叶兆言的推荐语中可以得知,邹世奇“出身古典文学专业,有着熟读唐诗、宋词、《红楼梦》的玲珑心思和悲悯视角,其小说显示不俗的智识视野、审美品格,熟读唐诗宋词使作者的小说意境颇为典雅、含蓄,带有某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矜持。我对小说集同名作品《无穷之夏》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竹青生活在县城,是位中师毕业的女教师,通过参加成人高考的方式获得了本科学历,一心向往远方。带大学生实习的年轻老师沈岩闯入了她的生活,并且与20岁的竹青产生了暧昧之情。之后沈岩对情感开始敷衍,故事并不复杂,很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之类故事的重写,但这部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也有一定新意,新意在于小说在讲述伤心故事时,使用了“诗情画意”的笔法。因此,女主人公伤心也是伤心,痛苦也是痛苦,但几乎没有过控诉和哭号。相反,小说中中显露了一种清醒,她清醒地分析自我和他人,以至于疼痛和失望也变得不那么激烈了:“在痛苦的汪洋中载沉载浮,她必须抓住点东西。慢慢地,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放大、闪烁如星辰——李竹青没资格期待一个理想中的爱人,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是的,这念头就是她抓住

的东西。”“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这是失恋女人的醒悟。在一段落中,叙述人使用了理想这个词,关于理想中的爱人和理想中的自己。理想一词照亮了这一文本,使小说气质卓然,也使女主人公气质不凡。

这位女教师,在不同的小说里名字并不相同。在《无穷之夏》和《晚点》里,她叫竹青,在《看见彩虹》里她叫小晗,在《阳光绿罗》里叫书雯,《原点》里她叫清如……不同小说主题互相呼应,完整勾勒出了这个女性的生活轨迹:中师毕业,努力完成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从而完成了身份和阶层的飞升。一篇篇作品读来,最终会被书中女主人公某种不屈不挠渴望远方的精神打动。这种对远方的渴望使读者无暇挑剔小说技术的瑕疵而被女主人公的精神追求所打动——这位不断渴望逃离平庸的女人,如此与众不同;即使有机会调到县委宣传部依然选择回到中学教书;即使身边有个帅气的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人胡大勇想和她结婚,但大龄的她依然要说不。

许子东在推荐语中提到邹世奇让他想到张爱玲的面影,的确,尤其是那篇《让我住在裙子里》,让人不得不想到《第一炉香》。但是,虽然说一些处理很有张氏笔法,但这种处理与其说来自作者天性不如说来自作者的后天习得,换言之,邹世奇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写作,因为她对生活,对世界抱有善意和温度;她虽然知晓世界的恶与阴暗,但并未尝试表现在她的作品里。

换句话说,邹世奇的小说是温良的,让人感到温暖和治愈。一如《晚点》里,《无穷之夏》的男女主角沈岩和竹青再次相遇。辜负了爱情的沈岩并没有活得幸福,他遭遇了背叛和抛弃,再次想念竹青。他读到《无穷之夏》那篇小说后主动给竹青拨打电话,却发现她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大

学老师,并且组建了美满家庭。这样的结尾再次让人意识到,邹世奇是心中有“信”的写作者。她相信爱情,并且相信心中有爱的人最终能等到幸福。在这里,爱情被邹世奇提纯了,爱情之于她笔下的女人来讲有如光的存在,远方的有神性的爱情在照耀“她”的生活。表面看来,爱情在这里面并不美满,但却是拯救她“脱离平庸的方式。说到底,这是古典主义视角,这种古典主义视角不仅使作品中有了某种古典意味,更有了古典意义上对于爱情的理解。

世俗意义上的物质困窘没有真正困扰邹世奇笔下的女主人公,而只有生活的单调、周围人物的平庸以及爱情的不完满让她笔下的人物惆怅。当然,惆怅也只是暂时的,这位女性会依靠写作或者考试改变命运。《无穷之夏》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摆脱情感泥泞的一种方式,使我们看到了基层知识女性如何依靠知识和考试获得成长和自由。这些年来,因为编选《中国女性文学年选》、主持“女性文学好书榜”,有机会阅读大量当代女性写作者的作品。慢慢会发现一种现象,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女作者笔下,有着我们时代最朴素的女性生活、女性心路历程,也许看起来没有那么戏剧性和惨烈,没有那么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却是真实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女性生活、女性声音及其对爱情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时代女性生活的底色和质感。

邹世奇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吴俊在推荐语中说,“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是独特且有价值的。”的确如此。这些小说让我想到,虽然邹世奇的小说作者身份是突然而至的,但关于情感、关于理想的故事应该一直在她的心底埋藏,直到有一天被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召唤,才有了这一系列作品问世,我的意思是,邹世奇她写下的这些基层知识女性的情感密码,以及她们关于远方与自我的想象。

学老师,并且组建了美满家庭。这样的结尾再次让人意识到,邹世奇是心中有“信”的写作者。她相信爱情,并且相信心中有爱的人最终能等到幸福。在这里,爱情被邹世奇提纯了,爱情之于她笔下的女人来讲有如光的存在,远方的有神性的爱情在照耀“她”的生活。表面看来,爱情在这里面并不美满,但却是拯救她“脱离平庸的方式。说到底,这是古典主义视角,这种古典主义视角不仅使作品中有了某种古典意味,更有了古典意义上对于爱情的理解。

世俗意义上的物质困窘没有真正困扰邹世奇笔下的女主人公,而只有生活的单调、周围人物的平庸以及爱情的不完满让她笔下的人物惆怅。当然,惆怅也只是暂时的,这位女性会依靠写作或者考试改变命运。《无穷之夏》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摆脱情感泥泞的一种方式,使我们看到了基层知识女性如何依靠知识和考试获得成长和自由。这些年来,因为编选《中国女性文学年选》、主持“女性文学好书榜”,有机会阅读大量当代女性写作者的作品。慢慢会发现一种现象,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女作者笔下,有着我们时代最朴素的女性生活、女性心路历程,也许看起来没有那么戏剧性和惨烈,没有那么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却是真实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女性生活、女性声音及其对爱情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时代女性生活的底色和质感。

邹世奇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吴俊在推荐语中说,“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是独特且有价值的。”的确如此。这些小说让我想到,虽然邹世奇的小说作者身份是突然而至的,但关于情感、关于理想的故事应该一直在她的心底埋藏,直到有一天被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召唤,才有了这一系列作品问世,我的意思是,邹世奇她写下的这些基层知识女性的情感密码,以及她们关于远方与自我的想象。

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月8日,由湖南省作协、湖南大学联合主办,湖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伟,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席和平出席并讲话。罗宗宇、石一宁、谭桂林、何平、陈思广、刘大先、赵雷、卓今、徐勇、晏杰雄、陈伟华、任美衡、吴正锋、马新亚等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讨。

与会者从全国视野与地方路径讨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充分肯定湖南少数民族作家们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同时也从人性、哲学、历史的高度,期待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超越地域、民族的界限,进一步强化创作的当代性和普遍性。大家还围绕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命题进行交流,认为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当然可以探析一些作家作品的民

族性,但要认识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与其民族背景没有太大的联系,不可随意乱贴标签。

论坛还围绕土家族作家蔡测海长篇小说《家园万岁》《地方》、回族作家马笑泉的长篇小说《迷城》《放养年代》和短篇小说集《回身集》《幼兽集》进行重点研讨。大家表示,蔡测海的小说在一个叫“三川半”的文学地理中展开叙述,将其中的人、事、景、物、情等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叙述单位,各章之间看似疏离,又暗中交织,形成一张绵密的网,融入作者对理想故乡及其人同物的热爱与悲悯。马笑泉的小说无论是题材还是技巧,一直在追求新变。他善于将人物塑造与情节铺陈结合起来,擅长叩问和描绘人物的心灵世界,塑造出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体现着作家对于现实生活、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纪录片《粉雪奇遇》在央视播出

本报讯 1月10日,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指导,五洲传播中心、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与法国高山电视台(France Mont Blanc 8)联合制作的两集纪录片《粉雪奇遇》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视频频道首播。该片通过邀请中法两国滑雪运动达人分别前往对方国家的粉雪胜地——中国吉林省与法国萨瓦省,采用手机连线与极限挑战的形式,探索长白山和阿尔卑斯山“同纬度粉雪”的独特魅力,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据介绍,《粉雪奇遇》拍摄制作耗时3年。主创团队在极端环境下锐意创新,带领观众体验独具特色的冰雪文化,体现中法两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寻求共同发展,生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该片2021年12月在法国高山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冰雪文化的赞叹和喜爱。此次国内播出采取台网联动模式,在央视首播后,还将持续联动多家卫视和主流视频网站、新媒体平台接力播出,力求让冰雪文化全面覆盖不同圈层,为喜迎北京冬奥会烘托氛围。(范 得)

中国歌剧舞剧院推出舞剧《南苑秋风》

本报讯 1月14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舞剧《南苑秋风》在北京顺义大剧院举行全国首演。该剧取材于明清时代的燕京十景之一“南苑秋风”,以清朝王公贵族的狩猎活动等真实的历史背景展开创作,讲述了一段爱恨情仇的故事。独特的视角和交互式多媒体技术等多种舞台手段的创新表达,给观众带来艺术的享受、精神的震撼和思想的启迪。

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南苑秋风》既展现出北京的古典风貌,又传达了爱与和平的主题,在艺术审美上独具新意。该剧由陶诚任艺术总监,许宁任舞蹈总监,赵海凤编剧,王家鑫任总导演,郑子豪任副总导演,秦洪宇作曲,贾雷任造型设计,王

家鑫、杨铮、陈炳睿等主演。王家鑫介绍说,该剧在舞台多媒体制作过程中创新性地引入了全息投影、动作捕捉、实时交互三种视效技术,让影像打破空间的局限,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演员与光影之间行云流水般的配合和沉浸式的美学体验。

据悉,此次演出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与顺义大剧院在剧目创排方面的首度合作。在即将开展的“顺义文化惠民演出季”中,中国歌剧舞剧院将继续为顺义地区的观众带来冬奥交响组曲《冰雪相约》和舞剧《英雄儿女》的精彩演出。未来,顺义大剧院将不断夯实“首演剧院”定位,引入更多首演剧目,为团方的巡演保驾护航。(王 觅)



何向阳

这就是生活

■创作谈

可以确定地讲,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之一。

如果有后人研究,我也将如此提示。身为诗人,同样作为一位评论家,我可以负责任地对自己的作品下此断语。

这也是我写作间歇最短的一部诗集。是我写作距出版最短的一部诗集。——要知道,我的第一部诗集写作到问世用了整整30年。而这部诗集的全部写作不足三个月。但这三个月之于我,心理上并不比30年短,时间在此呈现的质地又哪里是长度和数量能比!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诗集真实录记了我生命中最艰难最晦暗也最残酷的岁月。

2016年5月6日,我和哥哥赴青岛将母亲的骸骨安葬大海,完成了母亲一直以来海葬的遗愿。24日我确诊乳腺癌结节并做局切,30日出院。当天父亲体检结果不好,6月24日父亲确诊胰腺占位早期,当天我手持电话,一边抵抗自身病痛,心绪已然跌入人生的谷底。父亲月底来京,多方论证后于7月12日手术并于25日顺利出院。两个月来的心身磨难,或是成就这部诗集的关键。

而这一切的发生与完成,在我5月8日电话中答应朋友约稿时绝未想到。

是。我从未在一部作品中这样直接、开放、断然,从未这样从身体到心灵到灵魂全然打开,释放本心。这部以断面呈现的诗集之于我个人的价值超出一切文字,这可能也是生命的隐喻。毕竟,藏在评论之后的文字多思、犹豫、沉郁而怀疑,当生命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时,你所能使用的应对可能只是诗。

“刹那”,本是我第二部诗集的书名,那部诗集计划辑入上世纪90年代至2016与诗神的相遇,也已整理大半,但不意与死神擦肩,这一书名借用于这第一部诗集或许更为合适,当然也是我第三部诗集,第二部《锦瑟》诗集已出。或许起初,这个“刹那”就已有某种转折或须直面的巨大隐喻。只是我曾意识。我想说,在此最艰最深最阴霾时刻,是诗救了我,那些诗句,如一只只援手,拉我从我做起的门口走了出去。

一行行几乎不曾细想而是纷至沓来的句子,如长长隧道的一束束亮光,让我看到的不仅是隧道中长的暗的现实,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明媚的召唤。

我想,这就是病痛中的一种引体向上的力量。我从未如此强烈有力地感受到诗意的强劲之美,以前我只是迷恋于它低吟的柔弱的美,它纤弱的样子曾是多么吸引我呵,而今我认识了它抵抗的美,如此不一样的精神,在诗中完整地呈现,以致我有时在写作过程中对病痛能保有一种复杂的感激的心绪。

也许这正是“一种作为隐喻的疾病”。而这正是与我同病的苏珊·桑塔格在上个世纪写下的对抗之书的书名。在那部书中,她讲:“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疾病,以刹那的方式呈现,而与之对面的人,则须通过探索去找到本心之药。

这部诗集见证寻找,见证重生,是我重新得到另一个王国护照的一种方式。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评论沃尔科特诗歌时曾讲,他的诗“已超越了自我质疑、自我探索、自我诊治的阶段而变成了一种公共的资源。他不是鼓动家,他所能鼓动起来的是宽宏大量和勇气。我相信他会赞同霍普金斯的观点:感情,尤其是爱,是诗歌的伟大动力和源泉。”我欣赏这个评语,它确切地说明了诗必然要超越一己的“自我置疑、自我探索、自我诊治的阶段”,而变成一种“公共资源”。这部诗集的印制正想还原这一动机,而成为“公共资源”的目的不是为了某种鼓动,而是保有一种先于文字的朴素信念,感情的,“尤其是爱”的信念,我认同它必将超越病与恨,是“诗歌的伟大的动力和源泉”。

最后,感谢朋友们,原谅我不能一一写下你们的姓名。那一张张面孔上的关切、焦虑、不安与期待也是这些诗句产生并牵引我回到你们中去的强有力的动因。

记得数年前与先生是在法国,常听当地人讲到一句谚语,“c'est la vie”。中文译为“这就是生活”。无论好坏,生活就是生活,承认它也好,改变它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中的快乐,快乐才是生活的目的,同时也是诗的目的。

C'est la vie! 法国人认同它也许是在诸多烦恼之上还承认生活有其最善的一面。生活的本质就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不能少,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从中找到生活中最本真的我。无时无刻,这个找到,便是快乐。

这就是生活。

而生活给予我们的爱的体验,无论其充盈、丰裕还是缺失与教训,都是诗的,是诗的重要源泉。

写到这里,我的面前现出一道彩虹,现实中我不断地与之相遇,仿佛神启。2016年5月23日傍晚,术前一天,它出现在北京上空,我在协和病房中仰望着它,心生感慨。正如现在我要交出这部诗集一样,心中的虹又哪里会沉入黑暗。

“立虹为记”,这个我曾用过的一部评论集的书名,又于心中浮现,如果诗集真的要有一个题辞,作为这部诗集的扉页之诗,那么它,同样,当之无愧。